



美洲豹第十三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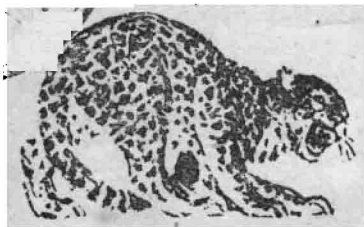
蘇聯 列·沙莫伊洛夫 鮑·斯柯爾賓著

時代出版社

美洲豹第十三號

蘇聯 列·沙莫伊洛夫 著
鮑·斯柯爾賓

， 李 容 譯



時 代 出 版 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Лев Самойлов, Борис Скорбин

ЯГУАР — 13

«Огонёк» №22, 23, 24—1954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部反間諜冒險小說，敘述一對蘇聯年輕夫婦，由於私生活失檢而被反蘇國際間諜組織的間諜分子乘機而入，企圖竊取蘇聯新式飛機圖樣，但是他們在發覺自己錯誤時能嚴守蘇聯公民的愛國主義立場，幫助機警的保安人員破獲了破壞分子。本書給讀者指出，在兩個陣營的鬥爭日益尖銳的今日，敵人是無孔不入地在守伺我們的任何疏忽，我們人人都應當提高警惕。

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45號

(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)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三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

1954年12月北京初版 1954年12月第1次印刷

開本：787×1079 1/32 印張：2—14/32

1—60,060冊 47千字

目次

領到任務·····	二
哈特維格夫人的禮物·····	七
莫斯科戶口冊上沒有的入·····	六
巴拉皮與少校工程師承認錯誤·····	三
中央百貨商店裏·····	三
里亞賓中尉的訪問·····	四
塔茜亞的消遣·····	四
一個星期日的早晨·····	五
里亞賓中尉的第二次訪問·····	五
美洲豹的躍出·····	六
上鉤·····	七
百科全書的解答·····	七

領到任務

「您上蘇俄去的事已周密準備好。沒有一點破綻了。您趕快把所有的事辦完就回來。愈快愈好。錢在這兒，就在這間屋子裏等您。您一回來馬上就能到手。當然，您要記得跟我聯系：每星期日下午八時我等您的情報。這裏頂重要的是準時——正八點。明白嗎？」

「全明白了。」

這一段談話發生在一個五月的夜間，在西柏林一條熱鬧的街上的「白百合」餐廳裏的單獨房間裏。這間房間裏有兩個人：一個是高個子的、三十來歲的、穿着一身棕色獵式服裝的男人；一個是矮個兒、禿頂、外表極平凡的老頭兒。他的微腫低垂的眼皮遮住他的眼睛，使他臉上蒙上一種昏昏欲睡的神情。

「您的時間相當匆促，」老頭兒說。「所以事情必須做得極其果斷。我認爲，最好是按照我們擬定的計劃行事。不過一切不能預料。然而，我是了解您的，我以爲計劃擬得很正確，照顧到您的能力。」

對方感謝地點頭。老頭兒望也不望他，繼續說下去：

「您要把全部注意力光集中在一個目標上！一個目標！這是您唯一的目的，唯一的任務。」老頭兒磨動着嘴唇，毫不改變他那帶睡意的表情，補充說：「假使您最後斷定不能取得材料，那末，就消滅這個目標。不管用什麼手段！不過我得預先警告您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您的報酬也要相應地減少。」

對方微微聳聳肩。他很想說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，他的生命就要受着死亡的威脅……然而，他已訓練得嫺熟那種隱藏自己感情的藝術。在間諜學校受訓的這幾個年頭並不是白白過去的。而且，他還記得學校的首腦，過去有名的納粹黨衛軍分子奧托·克萊皮希所說的關於這個特爲作學業結束訓示而來的古怪老頭兒，是間諜機關裏的大頭目。

「這老頭兒不喜歡別人反駁他，我們的死活就掌握在他手裏。」奧托·克萊皮希微微提高嗓子地這樣說過。

從餐廳的大廳裏傳來了爵士樂隊的像貓叫的聲音。穿獵裝的人突然覺得他已握到一筆數目很大的美金，這筆錢使他有可能是……老實說，這算什麼可能呢？從前，他年青時也曾有過模糊不清的志向。可是現在，他是什麼人呀？一個沒有祖國的人，人家的大賭博裏的一名走卒，他的性命就是這場賭博裏的賭注。他開始當走卒是幾年以前的事，那時候還在打仗……他成了一個心地齷齪兇狠、對什麼都漠不關心的人，背叛了祖國，充當了叛徒……

怎麼會這樣的呢？……原來，他是富農的兒子，生長在一個緬懷過去、憎恨現世的家庭裏。父親死在戰爭的前夜，夢想輕鬆「美麗」生活的他，便不得不去勞動，當了電氣匠。

法西斯匪徒進城之後，他們探知他的心情，便表示願意給他另一種工作做。這種工作的待遇很好。不錯，威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，納粹衝鋒隊隊長格拉德巴哈警告過他，如果他逃避執行任務，就絞死他……可是，他是要活下去的！希特勒匪徒撤退前不久把他送到德國，說是留起來，將來用。然而一九四五年，他移轉到一個新主人那裏。誘惑和沒有意志，貪心和胆小使他變成……變成了什麼呢？奧托·克萊皮希用他們的粗野行話這樣說過：「披斗篷握短劍的騎士。」當然，這個稱號聽起來比起受僱用的暗殺者，間諜，破壞分子要好聽得多……但是，這種思想，這種一時的懦弱與懷疑的想法，滾開點吧！

這時，老頭從他寬大的灰上衣的胸側口袋裏掏出一隻小盒子，放在桌上。略停了一會，他伸出一隻粗大的、好像被剝過的手指，從盒子裏拿出一個打成銀蛇形狀的小戒指。老頭兒把戒指遞給對方。

「您念念看！」

對方仔細地看了一會，在戒指的內緣看見一行隱約可見的刻字：「豹——十三。」

「這是您的職務上的代號『美洲豹第十三號』的簡稱，」老頭兒從牙縫裏說，一面稍

稍抬起眼皮，第一次用長久的，試探的目光看着對方。「明天天一亮，」老頭兒一雙細小的貓頭鷹似的眼睛死盯着對方繼續說道，「您就搭飛機到南方去。有人從那裏用船把您送到俄國海岸，夜間讓您在一個小療養城附近登陸。您可以冒充一個去休養的工會會員。不過您在那兒至多只能逗留三個晝夜。以後，就到指定的地方去工作。您的證件是完備的，您去的地方也是您所熟悉的。在莫斯科您要跟我們的駐在員碰頭。碰頭暗號與碰頭地點將在您登陸前通知您。主要的標幟符號是這個戒指。我們的駐在員也有這麼一個戒指。你們要在人多的地方，極自然的情況下會見……」

他又不作聲了，閉上眼睛，但是又好像記起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似的，突然說道：

「記牢：同駐在員會面只有一次。他將轉交給您一樣對您極需要的東西。假使碰頭碰不成，您會從我們這兒接到新的接頭暗號和新的指示……還有……您要過儉樸安靜的生活，外表和舉動都不能引人注意。在小旅館裏租一個舖位或是在任何女房東那兒租一個小房間住下。暫時忘掉您的一切嗜好和習慣。完全隱沒在人羣裏面。明白嗎？」

「明白了。」

老頭兒將房間環視一周，低下頭，好像在傾聽從大廳裏傳來的音樂。略略歇一會，他又開口說道：

「第一個星期日，我等您的報告。您要小心，提防別讓人家找到您的方位。報告要極

其簡短，然後立刻轉到收報。呼喚符號要背熟。絕對不可記下來。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問題？問題應該在可以對人發問的地方才可以提出來，而且那種場合也只能按照自衛的本能的暗示而行動。可是現在……

「沒有，沒有問題。」

「沒有就很好……我不喜歡不伶俐的人，」老頭兒在桌子那面站起身來。「完了，祝您成功！」

老頭把嘴唇拉成一個微笑，露出一排平整的金牙和沒有血色的牙床。他的貓頭鷹樣的眼睛又一眨也不眨地緊瞧着這個特派員。

那個特派員微微欠起身子，恭敬地俯下頭，握握伸向他的手，就走向屋角。那兒掛着他的大衣和呢帽。他不慌不忙地穿上大衣，把帽子拉得低低地，走出去了。

他用慢慢的步伐穿過那間半明的、煙霧迷漫的、差不多已沒有人的餐廳大廳，走到街上。外面下着毛毛細雨。忽明忽滅的電氣廣告的亮光，在黑暗的夜空中燃熾着。各種飲料，新的影片，有專賣權的吊襪帶及各種香水的名稱在空中閃爍。

他穿過大街，消失在一條黑胡同的深處。

哈特維格夫人的禮物

這一切是以閃電般的速度發生的。

一個穿黑衣服、戴一頂舊式女帽、手裏拿着一個食物提袋的、上了歲數的女人，穿過馬路。正巧這時候，一輛輕便汽車轉了一個陡急的弧綫形的彎，從街角飛馳過來。這輛汽車用漆得閃亮的側翼撞到了那個婦人，剎那間就消失了。街上響起一聲可憐的哀號，接着便沒有聲音了。等到人們跑到老婦人的身邊，她已經死了。手提袋遠遠的拋在一邊，幾個馬鈴薯從手提袋裏滾出來，散落在地上。沒有人來得及看清那輛汽車的號碼和特徵。

安德列·里亞賓中尉走過出事地點時，一輛「救護車」已把這個婦人的屍體運走。聚集在那裏的過路人，和這條柏林僻靜街上的居民們，悲痛地搖着頭，談論着這場事故。那裏還有幾個人民警察署的工作人員。安德列·里亞賓自言自語地罵了幾句這些開汽車的瘋子，繼續走自己的路，上哈特維格夫人家去。他答應她在今天，在他出發到莫斯科去以前，一定再到她那裏去一次。火車由柏林的西萊斯車站開出的時間還有二小時，行李已經寄放在行李房……

小花園的柵門開着，但是大門上却用一把鍍銀的小鎖鎖上了。

安德列·里亞賓心想，也許必需在小花園裏等半小時了，但這又有什麼關係，反正又不要急急趕到那兒去。在這個開着花的小花壇旁邊的長凳上坐坐，抽抽煙是挺不錯的。

……安德列·里亞賓中尉所服務的那個部隊駐在柏林郊區。兩年前，安德列·里亞賓中尉在軍官學校畢業後，就參加蘇聯駐德國的佔領部隊裏，開始他的艱苦而光榮的軍官生活。

公務完完全全佔據了他。工作日，從早到晚忙得中尉沒有時間感到無聊。在罕有的空閒日子，在傍晚，他總去拜訪一位熟識的蘇聯工程師柯斯特羅敏，他的兒子也是軍官學校的畢業生，已上遠東去了。柯斯特羅敏是一個頭髮已斑白的五十來歲的中年人，他跟安德列·里亞賓一樣，是一個棋迷。他們兩個會幾個鐘頭伏在棋盤上解決難解的棋局。

工程師柯斯特羅敏二年前來到了柏林，就在這兒他遇到他的莫斯科友人安德列·里亞賓的親戚——他的姐夫與姐姐。他們是為了一些科學問題短期出差到這兒來的。柯斯特羅敏同他們住在一幢房子裏，在一個德國老太太，音樂教師的寡婦哈特維格夫人的單幢的小住所裏。不久，那對朋友回國了，回莫斯科去了，而柯斯特羅敏却長期留在這裏。

當安德列·里亞賓來到柏林時，柯斯特羅敏真誠地接待了這個青年。中尉使他想起自己的、同他一樣高，同樣是闊肩膀，也一樣靈活的兒子。加之在這兒，在國外，每個蘇聯人遇到同胞，甚至不相識的，也會像好朋友一樣接近起來。

里亞賓也很樂意在哈特維格夫人的安靜的住宅裏消磨他的空閒時間。當柯斯特羅敏不在家的時候，安德列就跟哈特維格夫人的兒子保羅，一個柏林出租汽車的司機，下棋。保羅是個個子不高、瘦瘦的青年，他的棕色絲絨短外衣上別着一隻自由德國青年聯盟的證章。他的運動員的體格與他的謙虛有禮的態度，給人一種愉快的印象。他正在學俄文，所以他請求安德列·里亞賓光用俄語與他談話。

哈特維格夫人是個矮小的白髮老太太，她經常穿着一件黑衣服，外面總是相襯地圍着一條漿硬的白圍裙。老太太總是慇懃備至地接待這位中尉。盡量想爲他作些使他愉快的事情，譬如煮一種用只有她知道的特殊法子煮的咖啡，把新到的畫報給他，替他熨平揉皺的軍服。安德列·里亞賓很快就和這位老太太廝熟了，而且能聽懂她那說得又快又不大清楚的話。爲了使她能多賺幾個馬克，他常把內衣拿來讓她熨洗和縫補。

瑪爾塔·哈特維格對安德列提起他的姐姐時總是帶着一種親切的感情，常常要安德列替她問候那位「年青太太」。老太太很喜歡她的良善，快樂，以及她的和藹的性格。梳裝台上的小鏡框裏還放着安德列姐姐的相片。

里亞賓沒有把這問候轉給姊姊，因爲他差不多和她，並盼望他到那兒去的知心姑娘卓婭的信中，有着另外

里亞賓焦急地等着回國的假期。他想像着怎樣

科那些他所喜愛

的地方去玩。也許，就在一個夏日的黃昏，他能

意。當安德列·里亞賓還是步兵學校裏的一個頑強的

對她說的全部心
上的時候，又怕羞又

慌張，他不去對他喜歡的姑娘們表示自己的愛情，反而

一大堆毫不相干的事情

的廢話。在他從柏林寫給卓婭的信裏，他對卓婭提起：「我們的談話還沒有開始呢，」同時答應在回莫斯科時跟她說「最重要」的話。

這種幸福的日子終於近了。里亞賓中尉在部隊的司令部裏得知給他假期的事，喜出望外的差點犯規。他急急地衝到首長辦公室門口，不過及時停住了，他在首長面前立正，敬禮問道：

「允許我去嗎？」

「讓您去啦，讓您去啦，中尉同志，」首長微笑的回答，接着用不是長官的而是同志的口氣接下去說：「真是個幸運兒！……請代我給莫斯科致敬！」

「一定轉達您給莫斯科的敬禮！」安德列回答，按着實足的軍人方式打了一個向後轉，走到走廊裏去了。

當然，安德列很快就把這消息告訴了柯斯特羅敏，而且跟他一同分享慶祝這個可喜的消息。哈特維格夫人趕快給他洗了襯衣，熨了衣服，還幫着買了些送給卓婭的小玩藝兒。在動身前的忙亂中，不覺的過去了好幾天。需要交還服務證，填寫假期證件，取錢，

定車票等等……一個就要去度假期的人，事情還少得了！

昨天，哈特維格夫人像往常一樣，高興地接待中尉。不過，在她的有皺紋的臉上，里亞賓察覺到有一種憂慮的、甚至是担心的痕跡。她眼睛紅紅的、好像哭過似的。安德列想問她發生了什麼事，可是，看見在房間裏還有一個外人，就沒有問。在靠牆的皮沙發裏坐着一個穿黑衣服的瘦瘦的老頭。他坐得筆直。他這樣舉止對他的年齡說來是極不自然的。他的兩隻乾枯的、皮膚已經發硬的手攔在一根夾在兩腿中間的沉重的手杖的把手上。他腳上穿着一雙又重又粗的皮鞋。

當中尉走進屋子的時候，老頭起來欠欠身子。哈特維格夫人作了介紹，說是她的一個老相識。她並沒有說出他的姓名。

「他不妨礙我們的，」哈特維格補充說。「您動身時要的東西，我都已準備好了。」女主人的平日總是很溫柔的聲調，今天顯得有些緊張。不過安德列沒有工夫考慮到這些，他只是問她：

「有什麼傷心的事嗎？」

哈特維格還沒有來得及回答。她的客人就插嘴啦。他一面用雙手比劃着，一面用生硬不純的俄語說道：

「我給她帶來了一個傷心的消息，她的一個從小的女友死啦……有什麼辦法？年歲，

焦慮，再加上有病……」

他大聲歎了一口氣就不作聲了。哈特維格夫人也不回頭看看，趕緊點點頭。

里亞賓忽忽察看一下爲他準備好的東西，向哈特維格夫人道了謝，付清賬就準備走了。

「我有一件要緊的事要拜託您，」突然，哈特維格夫人眼睛也沒抬起地說道。「我希望您不要使我失望，答應替我辦一辦。」

「假使是我能辦得到的，我當然替您辦，請您說吧，」里亞賓躊躇地，有些摸不清怎麼一回事地回答。

從老太太接着說出的那一些含糊不清的字句裏，中尉弄明白了，原來哈特維格夫人爲了對他姐姐表示一點敬意，想送她一件禮物——一隻精緻的女人戴的指環。

「請原諒我，」里亞賓驚奇的說，「戒指是很貴的。您爲什麼浪費錢去買禮物？」

「不是，不是！」哈特維格夫人吃驚的回答。

她開始對安德列解釋，說戒指沒有使她花一個錢，那是她死去的母親的遺物，而那位「年青太太」一向很喜歡這隻美麗的戒指的，再說她，一個德國老婦人，認爲送禮物給蘇聯婦女是很光榮的。

「拿下吧！請您拿下吧！」老太太重複地說，把小盒子遞給他。

安德列聳聳肩，心裏正想挑選一種更合乎禮貌的拒絕方法。在這時候，客人又用他的瘡啞的聲音說起話來：

「俄國軍官難道可以拒絕接受德國太太的禮物嗎？蘇聯人是國際性的人……這樣可不好！」

安德列瞧瞧那個像竹竿一樣的老頭。好像要看出他那句註解是什麼意思。混蛋！真是豈有此理！不過，拒絕接受這個飾物也許真的會被認為看不起德國婦女的真摯善意……

「沒關係！」安德列揮着手說。「行！我把您的禮物帶給我的姐姐好了。」

他接下那個小盒子，把它塞在口袋裏。

哈特維格夫人送中尉到柵門口，就在那時候，發生了一件非常古怪事情。當里亞賓在門口開始與她道別的時候，老太太突然很快地輕聲說：

「把那個戒指扔掉……不過不要扔在這兒……隨便扔在那兒好了……垃圾箱裏，或是扔在火車窗外。無論如何也別把它帶給您姐姐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中尉驚奇地問。「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那是一件不好的東西，那個戒指，」哈特維格夫人言語混亂地低聲說。「不是，戒指是好的，不過是不吉利的……相信我，我希望你們好……現在不便說明……」

從這一串斷斷續續的話裏要聽懂什麼是很不容易的。德國老太太好像是駭壞了似的。

里亞賓把盛着戒指的小盒子塞在老太太顫抖的手裏說：

「哈特維格夫人！您定一定神！我們在這條長凳上坐一會，好不好，您還是對我說明吧……」

「不行，不行……」她搖着頭說。「我已經耽擱得太久了……」

「那末，這樣吧，我明天動身前再到您這兒來一次，好不好？」里亞賓問道。他對於這件禮物的奇怪歷史很感興趣。

「好，好……假使中尉先生明天到我這兒來，我就對您說明一切……我是一個年老的，誠實的德國女人，不願意作什麼壞事……那個戒指……是不可以送人的。我很希望您來……」

「好，我明天一定來！」

哈特維格夫人把盛着戒指的小盒子藏在圍裙下面，然後加快脚步走回家去。里亞賓砰上了柵門，回過頭看一下。他發現，房子的一個窗口裏現出哈特維格夫人的那個客人的臉。不過，這可能只是他的幻覺。

……這樣，今天里亞賓就照着他所答應的，到哈特維格夫人家來了。可是她不在家。一定是耽擱在鋪子裏了……

里亞賓靠在長凳的靠背上，抽着煙，一面注視着消失在空氣中的香煙的煙霧，一面全